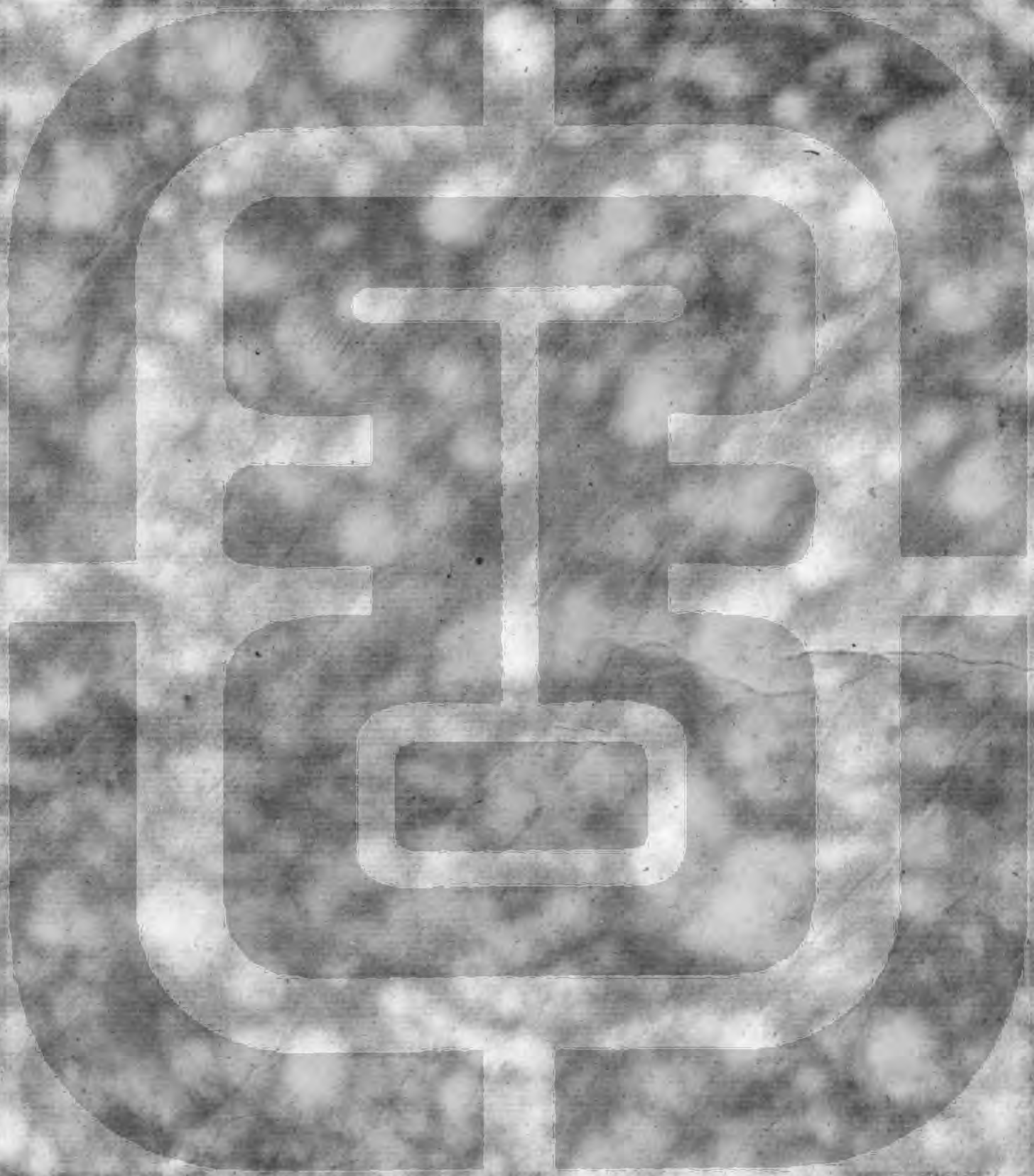


下



沈下賢文集卷第八
書下

與潞府盧留後書

與同州試官書

與京兆試官書

答馮陶書

答李生書

上九江鄭使君書

答馮兄書

答學文僧請益書

與潞鄭州書 六年夏作

日月沈亞之再拜稽首言大夫閣下亞之昨去長安時歷別於所知親門所親友謂亞之曰安所適安所為亞之對曰適鄭將假貸于諸侯門所知親友謂賀亞之曰鄭有長賢大夫也喜文學仁義之道故其所為文學仁義之道忻

忻焉走其門者日有之亞之納喜于心充之焉捶馬走僕
忘其勞失其怠望閣下之境日近日喜及至之也且觀將
謁之禮於其門乃見納客之官奔之而入促之而出言不
及吐道不及陳退居三日不知所為乃復聽閣下採取窮
士之道高下之苛則曰其自某方來以某執事書為之輕
重書之多書館善字飽善味書之次者又次之其有二無
因而至者雖辯智過人猶以為狂即與偶然之章微幸之
徒退栖陋室與百姓雜處飢惡味走來閣下之門者亦不
獨盡窮餓無依而來求粟帛於閣下亦有抱其智懷其才
聞閣下好賢而來求臧否於閣下而望其推引之濟耳今
一貫而禮一類而惠賢愚顛倒而又以書不書而為之輕

重竊恐天下之士其來閣下之門者皆相爭齎書為糧受
閣下之惠者不口閣下之惠而皆曰某官之書禮我也何
有愧于閣下不唯不愧而已亦有憤激于衷而終恚怒者
竊恐閣下勞費以取無益亞之愚獨為閣下惜伏願閣
下稍精接士之道使賢愚明白閣下能知此則四方之士
聞之皆謂閣下不恡己之不至而求其方直如此今亞之
冒旌戟之嚴敢言進于閣下亦希知言之士聞知亞之不
苟曲於閣下而存其直如此戰戰無任亞之再拜

與潞州盧留後書

八年夏作

中丞閣下法者古王一其度天下蓋欲必信於人耳非執
事之臣能得專喜怒以自弄今或奉之未如其意何執迺

十四日亞之晨出南府門見一人衣縞不帶乘捷馬北馳
健僕呵道衆僕皆左右馬分走甚嚴亞之意謂執事有服
者即止馬匿道下既去私曰執事寧不帶耶不則又何呵
也問其僕曰是方士李元戢者繫盜他郡烏亞之曰既繫
何謂縱而遨乎僕曰彼言能化黃金及童齒今一郡大惑
下自豪吏盡欲德之故馳過其家旦暮不暇亞之因仰而
呼俯而揖曰是能化黃金及童齒烏比執左道亂正者在
殺不以赦今其人且繫尚能惑設冠帶自儀而孰不陷前
日信州刺史以夕祀黃老不當理官臣讚之得罪幾夷誠
可寒心今閣下獨不省悟亞之雖不肖亦知為閣下畏伏
惟函誠獄吏使因手足之繫與常死罪者等無令出入自

便不然法為吏侮而閣下安所任主執留意烏亞之謹再
拜

與同州試官書

今年秋亞之求貢於郡以文求知已於郡之執事凡三易
即失其知輒去其友相率而咲之亞之為之語曰里人有
良金鬻于市而里之豪亦鬻焉俱將售於衡者豪人金雖
精里人出其左衡人畏豪奪其價而先豪里人懷而去明
日之他市而衡之值復不同又懷去又明日之他又然歸
而聚黨與謀曰聞某市有衡人不欺一市之人謂之直遂
往與郡金角俱歷火昇衡市人曰雖然願先豪衡人曰是
精竈在目輕重在衡二目可欺乎市人慙而退其直果然

今亞之之負詞來於執事其望亦同於直者也伏惟熟察
無忽亞之再拜

與京兆試官書 七年冬作

孔子之徒三千而言升堂者十輩然皆不能周其德故各
以其所長出人者稱之名之曰四科百世之下皆言孔子
聖是知無全能者也今亞之雖不肖其著之文亦思有繼
于言而得名光裔不滅于後由是旨春秋法太史雖未
得陳其筆於君臣廢興之際如有義列端節之事善惡無
所回雖日受摧辱然其志不死亦將俟能為孔子之心者
拔之是以晝夜增矣時亦有人勉亞之于進士科言得祿
位大可以養上飽下去年始末京師與群士皆進而賦以

八詠琢雕綺言與聲病亞之習未孰而又以文不合於禮
部先黜去今年復未聞執事主選京兆長安中賢士皆賀
亞之曰其執事斯謂明矣其取舍必以目辨耳察亞之曰
微亞之以八韻為畏對曰不然夫良工為屨而選材者不
以楠廢棟不責能此而否彼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此聖人
採取之至言也亞之文已貢矣執事其服孔子之心有素
如其取捨之際亦能留意乎亞之再拜

答馮陶書

馮生足下前辱書時會鄙人將有適方事役在焉今則足
下又赴省于東故弟書久不遑答有負懇款無以自露然
則書辭所屬寧鄙人且當托是乎乃敢自酌以揆其意惟

智府寤之樂府唱為歌十年聲流卽卽下而魏歌者徃請
之曰聞古之韓娥其歌也能易哀樂變林籟則有是也何
自而及是乎今予能揚韻激妙感物態矣而人投聲請價
者宜以遂之必且語我使聞聽于衆耳以得售進入而王
左右之娛對曰若韓娥之歌韻合於氣聲合于情是故草
木之於地也氣為之居五腑之居人也情為之長草木之
生其根處瘠則其表納處潤則其表昌瘠之訥潤之昌不
過其草木及氣之作也為溫陽則萬族舒為晦寒則衆色
雜瘁五腑伏五行設如金困于內則廢亢應于外而嗅厭
極則反之本極于內則肝息應于外而視困則反之困而
厭極而醜不過一發于內一應于外而已及情之作也為

喜適則竅走而會之怡為悲愁則六氣集而赴之慘是皆
不得自任也韓娥之得也在此馭二情以攻之故能易哀
樂岐二氣以襲物則能變林籟其神至矣亦尚未聞飮寵
賞於當時者何也所感者智人也草木仰天性智人不混
于累夫衆庶之目佛於視世俗之耳離于聽故擊敵岳貫
鼠革聚觀于市促之之歌已聲夷辭唱一而和百贊之者
千萬人南風之弦雲和之瑟曠世莫用烏能自唱其德于
聲音雖韓娥之妙歌誰繼者今足下將行者古道也將操
者至聲也鄙人方因去之厭斥安足以使之聞聽于衆耳
發嘉譽于此日乎畏辱雅向願悉所識幸甚幸甚

亞之白辱書覽所指令僕人持書致安南守使從雅旨以契所款意者謂僕人居峻勢能可搆其意一云謂僕職在彼之易如瞬眴夫何妄悞容易而不見知其不能如此哉且安南守其志未很自齊從事已下咸以公籍督稽歷受訕侮繼章傍凌彼恃門矜毫無所加責前日章同舍亦然顧亞之孱畏靜常遭尤况又掌刑書累以法操其吏彼無路而露忿于僕人耳今來書指教欲使有為是執仇而赴于敵也何能致其願乎幸終悉省不宣亞之再拜

上九江鄭使君書

郢崖謫吏敬對所詰引言為書致于九江守鄭君閣下詰之既深焉得默二已也固折委譴之於章遂用悉陳惟聽

所委今閣下罪諫大夫以為猶急忘體冒危取禍習傳不察其端本附言和唱敢避忌應對哉昔者酈生馮軾下齊城七十韓信劫而烹之在前代且爾况今持兵連營淹歲經時既費且敗萬無以自塞之際而使臣幸命詔御解羈裂網之恩故萬死重生之路曝鱖就鼎之枯彼不思於降復何歸矣今習詩書步規矩而進於是者固未嘗習武事况親於戰鬪之間耶必多武臣之言為以信何者重已之不李祐避能而誠邁越之談也或亦有詰亞之曰李祐避壁攻平魚城二危且急尚不聞有效且使臣居間曾不逾月而云城降者何端亞之應之曰獨不見童子之情乎夫童子師與終身之益何惡而不附乳母蠕二之常恩而扶戀

肆喜氣微意迫剔毅容之難洽而告訴之言在前也是則
向使之卒披堅甲持銳鋒以相攻差剛決於敵者不瞬而
殞形喪魄矣有如使臣之煦諭明白寧有忘生趨死之逾
乎此解拆之言誠不當為閣下說亦不能降聽以委書
之丁寧者蓋欲流之于壘以俟通方之士次第于所悞耳
梗概之錄不文于詞亞之敬再拜

卷馮兄書

降書誨慰洋滯之情稍以揚矣昨日奉書應對之日操意
張謀唯恐不速刻文勵語唯恐不工思敬不肩於佞以烏
世之大罷及遭不錄退舍自念夫若是也非窮心於此安
能堅然而預之雖窮心極思而風水之力所排者又安能

之國朝天后之時使四裔達威德之令皆儒臣自喬知之
陳子昂受命通西北兩塞封王門闕戎虜遁避而無酬勞
之命斯蓋大時之有體臣之當理也然喬死於讒陳死於
枉皆由武三思嫉怒于一時之情致力寇害一則奪其伎
妾以加憾一則疑其擯排以為累陰令韋梓之宰拉辱之
皆死于不命嗟乎嗟乎自是之後臨戎觀危酌逸勞之狀
為使者而儒臣莫與矣前年天子以兩河逐叛之兵連歲
不辭負輓之輸而不造廩庫皆從便道為戰士衣食之給
於兩河之間歲尚賑朝輦之下執笏常謁請罷所討者十
八九獨諫大夫自以為習知叛臣之情日就寤請得往導
愍痛以歸之既可所奏即請以亞之為副又以為古者單

車為使有功則為戎臣輕害之遂於行請兵以自柄詔書
仍以便宜從事又詔卽卹鉅鹿兵各以百騎與俱蓋欲重
繫鑿之柄也及過平原平原郡城而有常山卒分居之諫
大夫因令亞之為書檄之書成亞之題帛引弓射書於常
山師帥得書以期請降滄海之人聞之降者日百有餘輩
及滄海寇欵與苻印偕至卽請以城歸使者是日往受城
亞之復引前驅騎為先至滄海同捷與其徒繫頸者服哀
不帶伏軍門之左委命于使執事於是諫大夫遣河南將
石稅部獻闕下稅夜殺同捷於平昌亞之分道馳還以報
事道中不得乘乃乘羸驅馳至貝魏之門守長皆為艱日
曷不得食因中病於廣武之間歷再旬而謫書降卽奔上

固之於此固之於彼非吾兄韓兵部安能為所感者知與
既寡攀援將誰近世復以知人為耻既知而譽乃為之私
反不若譽如黨耳以此自悲不能無憤亦欲極老目之力
不忘于文以思雪於後代之人耳吾兄豈常失味于是耶
乃教之空門之說小人狹薄尚為激然之氣戰燄于胸中
故九引達者之波而澆之而熱腹九囊未知其救也果兄
之教復至是將有可開也自廣之詞紙不能盡不宣亞之
再拜

答學文僧請益書 孺癩上人

上書足下辱書指問將望於僕人謂有解達可以梯進之
給猶畏過意請聽畢說幸甚昔之有善燬者火五金而別

器一日代百狀而智用不極然常薄產自給弟子相率而笑之曰夫子之於業工矣然而市售之富不能當陶之饒何也對曰夫陶者淺勞而薄利與俗相用彼朝市而夕窳失其用無從而市人無虛日故能饒且吾之業搜其度而運其為及其成功於世終始彼匹居之人又安能整其室而市吾之工哉故常饒而之悞學為黃金之鍛且已困矣上人無乃蒙饒於此哉非敢自重誠恐以陷其所從耳幸熟慮焉而之再拜

沈下賢文集卷第八

沈下賢文集卷第九

序

送張從事侍中東序

征序

送叔父婦觀序

送田令二子婦寧序

送韓北渚赴江西序

送韓靜略序

別前岐山縣令鄒君序

別權丞序

叙詩送李膠秀才

送杜德序

送同平任畹婦蜀序

送受降城使序

叙草書送山人王傳又

送洪遜師序

行勉贈尅躬先生

送張從事侍中東征序

去年淮夷誅凡諸侯執兵者皆統在侍中故侍中得坐制於大梁以長子常侍帥萬人臨事破監北勁皆先諸侯軍

故宣武論功得為上今年齊淄不順命天子復使討圍其境之諸侯咸會兵四塞於是侍中空大梁驅馬甲三萬騎與攻壓之具金鐵草木飛石騰梯之器載而引者亦三萬乘擇日出夷門二下之賓恭于幕者張生從為生舉進士得第因東客於侍中門以協律銀綬而居侍中器之以為敏良可親起居必與俱及考釭有期故謂余叙其所以云

送叔父婦覲序

古之取仕得明經為清選近世即為進士亞之叔父獨謂古道可恃乃曰我儒世家也當勤經策義取高第耳業之三貢果得中遂理橐言婦亟思以賀為高堂之壽嗟乎斯古孝廉之職叔父盡之無媿耳及東出都命諸子亞之拱

序詩以贊行云

送田令二子婦寧序

昔西河之流未歸而中書公為魏將因其師喪故門下將卒咸以戎事歸中書公天子從人之欲而拜之凡勅之制無大小皆俟決於朝之舍士卒有所不熟聞者往之寧齟一年而化其後四年天子討淮夷使其子布與鮪兵五年命討常山悉師臨淮南宮成七年淮夷滅八年常山貢二郡赦之秋命討齊魯移兵東渡河急攻濟北九年拔之斬其魁以獻其秋入覲盡以昆弟諸子去魏後謁京師者十餘人十年常山帥卒常山人以其狀來告中書公由此得其事前白奏於是拜師常山自以魏婦不十年天子

之兵南城淮夷東清西河而曰中書公之勤也乃以兄為
尚書留置洛以其弟執金吾以子肇為西戶居岐以將軍
右持節回中以犇為將軍居北軍又以麟為將軍居列位
午為少將作牟為殿中丞以支恭玉昆弟姪俱以中書公
蒙寵居官然皆謹恭下士人多以為當任與儒者比長慶
初少子牟之弟早令觀中書公明日出都門來顧余以云
載下名人文士必以文寵別欲余有撰於是與述終始之
跡以塞其勤

送韓北渚赴江西序

或曰近世有府之侯邀士拜賓不由己之所尚而使群居
不類故有諛言順容積微之諛以基所毀四隣之地更効

逆咲飛流短長天下聞以矣而其候尚且不寤夫言諛足
以瞽明薄毀足以害忠若是雖欲明其撓直而明莫之遂
也雖樂聞己之所闕而闕莫之聞也彼思勤過畏者一牽
于諛諛即爾而况己之所尚又使羣居不類乎是以慎行
者之所畏也昔者余嘗得諸吏部昌黎公凡遊門下十有
餘年北渚公之諸孫也左右杖屨奉應對言忠情勞其餘
則工為魏晉之詩盡造其度今年春進士得第冬則賓仕
于江西府且有行日其友追詩以為別乃相與訊其將處
者而誰與曰有引農生惊耳夫引農慎行其道不欺者也
北渚之往吾無虞其類之患勉矣惟耳不哀於道而已

送韓靜略叙

或者以文為客語曰古人有言仍舊貫如之何：必改作
乃客之所尚也恢漫乎奇態細紐已思以自織剪違曩者
之成轍豈君子因循之道歟客曰草木之病煩也使秋以
治之繼孱弱於窮拊之餘搖風被露相望愁汝陽津下潛
雖佳懿之彩猶且抑隱唯恐失類於恹禪菸黃之色耳安
暇自任其所長者耶即春以治之擢氣於其根昇津百體
之上暢之風露而繡英作誇紅奮綺細縹紺紫錯若裝畫
揚蒼流香靄蕩乎天地之端各極其至使肆勇曜如是寧
可以一狀拘之人有植木堂下欲其益茂伐他幹以加之
枝上名之樹資過者雖愚猶知其欺也且我經綴史補之
如癩音疾是文之病煩人美聞之韓祭酒之言曰善藝樹

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其柯萌之鋒由自而銳也夫經
史百家之學於心沃灌而已余以為構室於室下葺之故
材其上下不能逾其覆拘于所限故也紉之隙空之地訪
聖脩之良然後工之於人何高不可者祭酒導其涯於前
而後流蒙波稍二自澤靜略於祭酒其宗也導道十年而
功就頗秀出流類今既別而延蔓將遊乎河江豈欲益其
自廣哉惟其勉無怠

別前岐山令鄒君序

十年秋作

昔者亞之西游過岐山而令秩始謝余將就給食人曰故
令雖貧然能卑人厚禮何不往舍也時方暑既見解帶座
令衣弊繒短衣使兒孫姪捧案前賓食二已有客越而請

曰聞令家無女使賤走賓客食必夫人親治之誠厚士勤
矣且賓之來者無賢不肖皆即混然齊飽是愚為冒矣而
賢者安所愧乎今願擇之而厚給如何者令曰古者侯生
亦有言人固未易知夫士以食而來我者留于門無繫帶
之間尚已為久矣焉能待辨而後進乎亦寧有給之一食
而使其甚愧固如是雖賢愚何望哉客慙而退至今三年與
令遇未嘗再會食客今令窮末京師人無假氣而延於進
者嗟乎會與予令各有適故書前事以叙所憤云

別權武序

七年冬作

秦隴之地其氣雄而能產出奇夫良士由是古稱賢士大
夫多隴西秦川在隴右數百里而隴峻水夷川之源出其

左余吳興人生於汧隴之陽長而西望秦原水土精神之
氣昏且異狀予又怪近世奇夫良士不繫出於此往者五
年余自東來京師見中山劉定命言天水權武其人可教
耳吾常語善于武二發言往二次道及出門行事多以言
明日余過言之復其語則仁與不仁義與不義必汗流臆
慄冒目如即事既罷定命又從容為余言志所未遑者則
下涕頓首又曰吾有女弟欲以歸武願言成之事皆未及
會余東拜親于江淮冬還都下不幸而定命死其親友赴
喪者數十人武臨喪具事終日繼哀無絕聲予持其子曰
柔隴之能產賢由賢之能產德誠未窮矣既葬武當西去
予贈之曰夫孝慈仁誼忠信廉直撻于已曰賢辨是而行

之不感曰明子有之矣慎終行之夫金之為物也鎔而為器無不能然則將求為大用必圖於善冶者當其未善必更之當其善無墮鎔

序詩送李膠秀才

歌詩之所以為發寤其旨甚遠夫物情暢樂恣抑之感吁而散之大空還會於風雲降於水土包聲於陶埴之器髣髴之變盡搖于樂之所感微則占於音章則見於詞微于音者聖人察之章於詞者賢人畏之故勤人之君欲以聞其下忠主之佐使以達其上夫往代之詩樂皆能訟聲諧韻今徵其文以觀之而其代興衰可見也寧近世孝者固不變風從律耶何為其詞不聞充陳於管絃乎今樂府

既闕所奏如有忠言之意衆所仰哉余故友李賀善擇南北朝樂府故詞其所賦不多然辭悽艷之功誠以蓋古非今使為詞者莫得偶矣惜乎其終亦不備聲絃唱賀名溢天下年二十七官卒奉常由是後學爭踵賀相與綴裁其字句以媒取價嗚呼貢諷合韻之勤益遠矣膠亦諸王孫頗專七言詞始來長安人以為思轍賀今一不中第言歸故楚江陵下豈欲以廣其情於烟波顧有撰余乃敢悉叙詩歌之大端以為別贄

送杜德序

初亞之提筆西入閩留舍鮑溶於揚州溶出詩吟至夕過百篇而窈窕之思雜發亞之嘆息曰後生亦有繼之哉鮑

溶前在常安常出入冢官杜氏家群孫皆喜溶是時懷方
學何虞詩於其音往之能自振激後可得也及亞之與生
昆弟遊其相樂之愛故與溶并而溶言果然十年春生長
上知生之志謂生曰巴漢瀟湘之水皆淪流於東合而為
大江猛注于江陵揚州兩地之間其名山園連橫秀之色
屬江而起前文者自馬遷皆經遊之六代為詩之士而得
聲名騰翔矣因命生去遊以廣其思三月生即路亞之喜
鮑之知言又樂生受命之遊故終始以序

送同年任畹歸寧序

十年新及第進士將去都乃大宴朝賢卿士與來會樂而
都中樂工倡優女子皆坐優人前贊武者奮袖出席於是

堂上下匏吹絃簧大奏即暮既罷生揖語亞之曰吾家世
居蜀嘗以進士得第吾少能嗣其業幸子之文得稱甚光
願為我序還家之榮亞之辭謝不敏曰願無讓曰始生與
兄之來舉進士得繼及綴字為便口之句歷贊其文於公
卿之門由是一歲而名八年成都貢士生名在貢首九年
生與其兄試貢京兆京兆籍貢名生名為亞首生之兄亦
在列下十年禮部第士生名在甲乙如是而後歸亞之以
為相如還蜀之榮而生未厚也

送受降城使序

清河張生少以善言語應對聞長又好六符神略嘗從奇
丈夫游至北邊歷寒經受降城以宗人蒙幸於上將軍受

降城扼塞得與方鎮列諸侯時節更置其使通殷勤生以
善言語故遂得居使者位今年夏生使於身得其勸而還
夫以節度尚書公專聲重義為天下望者重目故四方使
其來者難如此不必言受降城上將軍之善應對不辱於
此而見其不辱也不必言尚書公專聲重義於此而見其
專重也六月壬子尚書公餞使者於陽平樓命幕府賓佐
相與追詩以為贈不以垂之為不知言者皆顧_以垂之言為
首

叙草書送山人王傳又

夫匠心於浩茫之間為其為者必由意氣所感然後能啟
其象也此凡一舉志則爾而况六藝之倫乎余聞之學者

曰昔張旭善草書出見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脫鼓吹既作
言能使孤蓬自振驚沙坐飛而旭歸為之書則非常矣斯
意氣之感歎今山人王傳又學為旭書居故吳公子先劍
池山傍積十年而功就歷游天下慕其出已者師之欲增
其功也及至長安舍余家為余題故平廬節士文曰感之
聳髮寒肥謂吾友生曰願欲余叙其書意者豈余之文以
感王生之志於鼓噪劍氣之志乎願不敏誠以孤生之望
也聊題百數十言以塞其志

送洪遜師序

自佛行中國已末國人為緇衣之學多幾與儒苛然其師
弟子之禮傳為嚴專到于今世益則儒道少衰不能與之

苛矣於其流亦有派別焉為之師者量其性之高下而有
授說故有瞑坐而短行毀刑而鼓談之道岐於是也十一
年春予東上會稽還造江有緇衣洪遜從余假渡自言能
贊導佛語嘗與其曹羣居講誦恒為宿輩推信他日復來
言當之關中欲余以序之夫西都輻集之地居多豪之得
進於上前者車服之饒擬於卿士而遜得無歎乎在自勉
而已余不知佛故序無以備汝曹之事

行勉贈勉躬先生

士之勉髮就履莫不多善以自襲必泉好惡於其衷好惡
形則利害牒而其明一悞所燭習識之惟與生相老矣而
幼善亦違也惟勉躬慎惑為能多即之故曰勉躬敬事則

道容已勉人則偷勉躬而擇行不諛者處濁則清居族則
睦結友則義字俗則化折獄則不濫夫玄黃之滋不能混
玉之素勉躬之志幹以潔故處濁而能清愉老之私不能
玩於禮勉躬之氣和而乖故居俗而終睦稼穡之報不終
負于勤勉躬之行誠輸而芳先故結友而能義河谷之端
不能返流而倒注勉躬之令重本而道常故字俗而能化
蒙鑿之垢不固黜于磨勉躬之辨窮思極明故折獄而無
濫若是者非勤道致之則多易違也或問於力行之先生
曰善可遷而可無悔乎對曰吾何敢誣勉躬自塞而已先
生姓崔氏字夏封生于唐臣子五代居官則克慮以事
假牧于巴梁其民生祀之處則克力以倉屋于河濟之沂

其友交給而助之既跡既明賢者稱之美他日生往邠侯之
命余贈而勉之曰舳舻之舟腹萬斛而不盈浮波而馳終
歲而不息載之者獲于馳耳及鼠風水之適安于所留曷
與一教之庾寺雖坎之循環之輪猶羞其止也顧絮狂之
誠能思即哲居哲忘思則狂蓋古者勉不息之勤言也先
生其終勉諸

沈下賢文集卷第九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
策問并對

策問三道

西邊患對

京兆府試進士策問第一

省試策三道

賢良方正策二道

問昔者秦襄公舉秦鄙之人逃犬戎于西河之外因其險
而塞焉後代無敢逾始秦方列為小國而東有諸侯窺地
之兵西有強戎不忘之怨未聞當時秦嘗藉卒于外而屈
于敵也此一侯者之士尚爾况天臣下之大哉今西邊制
戎起隴黃花輔西關新故自黃花拒塞倚漢中南逾山綿
阻極已蜀自關紫隴西北會彈箏杠于河壅于朔方夾河

而東倚豐而角宥天障居其西以控戎者凡七師遷迤數千里之間壁衝扼要之戍百有餘城若此足以流威而謹塞乎且戎之力不能加古昔之患而邊防與地之兵方秦之多倍百矣猶以不足於用即東取卒于淮南吳越東南取長沙至于衡山臨江更歲以易卒彼其土之人逾寒不續而投之積米之地役其所不習用其所不能非獨饋輓不勝於費也及聞墮指裂膚之事父母妻子聚而興哀今欲流罷徵之請則邊臣有失助之告如存乎舊規則贅疣而無用得失之端幸稱其當

第二問

問時皆曰縣令之官為能以化親於人夫訊其變化寵取

之法曰歲益氓幾室賦隨而息之是令之誨人曰勞氓其來我者遂其所而保之吾能使吏不侵民不渝一歲曰僑人籍而不賦再歲曰僑人賦而不役誠著而不哀四隣之人逋而來者屬袖於道歲告籍於其郡達於連帥即遷之逋人之邑亦且虛籍以自蔽累賦於所存四隣之邑更數誨以召之賦累而不能反者更往而逋之四土之人環遊不絕輕去其鄉閭猶脫垢耳雖恩書亟降為之濯煦然猶虛籍為租日增而不止豈褒尤寵取之謬哉不然其咎安在衆君子皆含智負能惟其不愜嘉謀於聞通理

第三問

問夫才之居人也自中正降短長之不相侔甚矣今士非

列於朝請者必仰于吏部故歲調試千餘人即假疑于事使對書決之亦有冒冒其書者莫有所禁其取舍之程考於字句耳夫據薨輓輻之具也細不掩短狹不摸撓隨用有轅於今士一覘而選授於殊執豈可盡其性哉欲去書判之選則有司者無以為維約未知何以而得其中也惟陳必中之言以程斟酌之度

省試策三道

問教化賞罰政之大端固並行而不相悖在交修而底于道漢文以恭嘿致理武合古風鄭產以刑鼎興譏是稱叔代昭然薄厚豈俟敷陳然則取時自有宜急禮之不從其所行斯不亦教化之功乎又曰使人有所愧耻斯不亦賞

罰之羞乎若曰澄其源而清其流端其本而止其末陶然而臻福壽薰然而化暴戾體則盛矣如寬舒何是黜幽陟明為瞰察也其或舉一善而眾皆勸懲一惡而眾皆懼進猶加膝辱過撻市效則有矣如削刻何是道德齊禮為虛說也今聖上思理股肱宣力有司登選茂異周觀材器酌時而行必有所先原始要終行能精辯幸陳其要無或謾對賞罰所以禁弊也不可使其弊也夫太寬則上逸而下偷太急則上勞而下怨偷則怠慢生下怨則暴亂作故殷周之王因其弊而更張之因人利而改作之是以不相襲制而秦驕霸嗜利吞天下以入咸陽鞭百國之貨以富宮室當是時秦法行於四海天下之人側足而立漢興悉蕩

煩苛與天下更始樹可守之法使賞必能刑必罪至于文帝漢天下已四十年文帝躬節儉務簡易因其時而若子產者當徵諸侯爭霸禮讓流喪盜賊群起錯鼎著刑以救時耳今可法之理於此莫如太宗龍興革亂隋之殘政脩法度立中庸圖竟舜為鏡於前用以為明白之理使房杜為之相輔不及當時之風一化天下流乎開元并閭之人反扑若先古然夫既理之代理之在中而已矣猛則救以仁寬則輔以毅孔子亦曰從容中道聖人也亞之雖不肯然讀其書見三代之作如此秦漢亦如此太宗中庸之理又如此且貞觀之來非遠而鄉中之老往猶有諒其事者伏惟明徵之可從容言于上前

第二問

問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博通其舉唯君子能之是知超乘穿朴非謂武也搜章摘句非謂文也苟不通乎源流而徒習乎藝事工則工矣是謂末節者終軍班超奮于文儒有請纓役筆之志杜圖急病何代無之乃有淮右小醜久稽天憲聖上深覆燾之念極綏懷之仁網開三面武引七德而鼠盜蜂結超超未賓忠臣義士有以憤激今詔既下王師鼓行視彼兇殘坐見殲蕩誠太山洪河壓卵注螢不足以喻然衆君子備詳前志多綜流略必有善師善戰之術七縱七擒之方一為指陳悉徵備要將求其可上達宸聰如或出乎奇秘亦當明密以聞獻

亞之授筆之士也區區討論之間迷失聖意究未能得安足與論功伐之事欵雖然前歲亞之覽古於濠梁從容觀魚之地而濠人有習知蔡兵舉止者嘗謂亞之曰自吳少誠叛已來王師曾會德宗尊仁宥罪詔天下悉罷蔡蔡之人雖蒙恩然日夜益訓甲卒墜城深壑芻食盈廩積至今十五年餘未嘗一日忘戰非有他居反側之間唯恐為所襲耳而四境之郡備禦已罷雖數更其守未嘗聞一守留心下人牧愛百姓皆能名虛軍畜肥私狗馬田園陂池之利用以自入務行金繒卜射幸臣祈遷乎善地而蔡益知其境之虛果因喪而橫前壽州失利則固然也今又欲兵徵四方使來會用於小凡蔡即北取趙魏燕齊西取寧隴邠

岐西南巴漢南取甌閩東取吳越皆是提遠趣而萍合相容於其山川險易曾不影響又未聞其將軍稱者使其士卒一有父母妻子之念是寧能死志一方安所為聊且勞給非所為也爭鋒則失利坐守則厚費今議者或以為不足於練皆非也而屯集師旅亦非也今天欲不計時而誅之獨有使才人為近境之郡至則籍其郡人父子兄弟五牛已下十五已上除習兵務農無得自用者如是不日而兵足用賊可滅矣其餘未可利也如其擒縱之法出於一時者不可先以悉數謹對

第三問

問贍軍國給公上出於物力其賦稅之謂耶煩則擾罷黎

省則之經用縉紳多士之論及此也莫不曰擾農困商敦本抑末知倚市者為弊梓稼者誠勞又在乎慎擇臨長之官加重耕織之出今牧宰非不選也而富庶未至衆貨非不制也而粟帛猶輕用何方可以致龔黃滿室之理以惠康吾人用何術可以均衣食緡錢之饒以利澤南畝斯上心所注亟以延問觀光之士期為指明

對百姓之貢輸賦惠不在重而在於勞逸不均也今自謀叛己未農勞而兵逸其租賦所出之多不一猾吏撓之後期而輸者則鞭體出血若聲仍終不得蒙不恣欺故豪農得以蠹斫賈倍之而美地農產盡歸豪奸益其地資其利而賦歲以薄失其產者吏焉其不奉而賦歲以重是以割

如愛棄墳井亡之他郡而不顧亡者之賦又均焉故農夫蚕婦蓬徒鹿走於天下而道死者多矣由是商益豪而農益敗錢益貴而粟益輕也今返之法必在刺史長吏而擇其良者使留於任一宰政成者一階之官一歲一之加三年而政成者歲加之異政累聞者五年而後遷之連卒不如法者削其本不得齒則庶幾乎其化天謹對

西邊患對

元和十有二年夏六月亞之西出咸陽行岐隴之間採其風得西土亡降故老謂余言邊之所以為患可痛之狀辭未條悉或短曰惟叟以西戎蠕之之旅而為邊出苦言使聞北塞匈奴雜虜之風叟曾不哭也蓋天子之憂甚勤與

師長分節符給所用以事邊何因對曰不然今言所以為
患者非一因此而邊兵不得習伎險不得為固百姓不可
為生如此吏尚輕易之然則北虜匈奴雖以逸馬強弓乘
嚴時南馳其來衆不過數千其所掠民財貨一人所舉而
已由驚隼不能止屯兵留塞且北過千里而屬烽望其興
塵知奔蹄之幾受降城故事云虜南下視其狀則烽燧次
發然後收民畜嚴壁而待之且每歲八月戍有清野之火
使其馬無所食彼縱至不暇解鞍而旋矣而西戎則不然
其衆蟻聚多包山川沮陸之利其兵材雖一不能當唐人
然其策甚速力戰不患死所守必險所取必地而唐人軍
中以為林不能皆易之故自安西以東河蘭伊甘及西涼

至于會寧天水萬三千里凡六鎮十五軍皆為西戎有由
易而見亡也聞其始下涼城時圍兵厚百里伺其城既窺
乃令能通唐言者告曰吾所欲城耳城中無少長即能東
吾亦謹兵無令有傷去者城中爭呼曰能圍即東解其後
取他城盡如涼城之事由此人皆固生無望城意自羅
其策以來為語相傳尚近奈何客獨不聞其說乎岐隴所
以可固者以隴山為阻也昔其林比繁故戎不得為便道
今盡于斬伐矣而蹈者無有不達且又虛兵之号與實十
五又有戰非闔而役入山林伐麋鹿罷麇麝豕是獵者
居十之三窮出險障剝繁取材斤聲合叫不息於寒暑是
徙者居十之四發蓄粟金繒文松大梓奇樂言禽薰臭之

具挽轅于陸浮筏于涓抵咸陽入長安部署相屬是徑者
居十之二其餘兵當守烽擊柝晝夜捕候者則皆困于饑
寒衣食或經時下賑願其心怨望幸非常尚能當戎耶是
皆賴主上神聖彼戎畏其化而不敢東刃今岐隴之士甚
饒農食不充批稗衣結縷無帛布其租稅納粟官一而耗
倍細吏憑法而要賂二厚者雖逋亦寬之粟雖後至又亟
與苻賂薄者或稽一日即白吏笞之粟當輸則曰次當某
人又當某人故有累日而不得倍數矣其他征徭倣此農
盡所獲不能也出其費尚無不忍吏是民由蓬息而處又
何聊生今所患衆多其略可痛如此長吏終不省尚輕易
之噫奈何為不困

覽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二道 太和二年

朕聞古先哲王之理也玄嘿無為端拱司契陶甦心以居
簡疑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
陰陽和信濟仁壽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夏乎其莫可及
已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為滋熾風流窳微自漢而降足
徵益寡朕顧昧理道祗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荒寧任賢
惕慮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
有所未達行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闡政斯廣是以人不卒
化氣或埋底灾旱近歲播殖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
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
猾時踰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于變風而生徒多墮業列

即在乎頒條而于禁或未絕又在乎按度而濫功或未格
俗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雜
辨御下以法則耻格下形其阜射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
衆煩于令而鮮於理思欲究此繆戾致之治乎茲心浩然
若涉泉冰故前治有司博延群彥作啓宿愴冀臻時雍子
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庭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
主之闕辨政之庇明深條之所紊稽庶富之所急何施斯
革於前弊何澤期惠于下土何施而理古可近可道而和
氣可充推之本源著于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熟輔于
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于是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勉
平何務維此龜鏡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

對曰臣聞古者君天下之心也上降下應還若影響夫以
身而養人者下以父尊之雖衰而無怨此神農之俗也以
道而覆人者下則欣戴之雖衰莫得離其下此黃帝之充
之俗也以義教人者下以神敬之雖衰而無慢此舜禹之
俗也以刑戮而驅人者下以刑戮而畏之不俟衰而刑戮
復矣此桀紂之俗也今陛下廟神睿之宇臨天下將三歲
矣索舉賢良待問之士聚而俯告悉徵所達以輔于明臣
幸得見墀級之嚴陳王由戶之道臣之所奏善戶有三神
農唐虞之化是敗戶有一桀之亂是彼三善之戶其門甚
關皆可循轍而進唯在陛下命車而已矣制策曰厥闕古
先格王之理也玄嘿無為端拱司契陶昨心以居簡疑日

用于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
倍濟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夏乎其莫可及以三
代令王質文迭救百為滋熾風流寢微自漢而降足徵益
寡者問有以古先玄默無為之化及三代質文迭救之法
易難相殊者臣請指數而奏之夫數之始生起于其一而
歷乎多數在盈十之間雖童子且能屈指而數也及延乎
億兆塞乎天地雖明大人猶難舉籍而造其極夫饜者始
生魄于嬰而蠢于蒙二嬰之時不俟更乳而飫矣及形具
氣周設肥牛之肩加百品之佐不足以塞其壓也是則太
古之人衆庶之俗其由數之奇寡饜之蒙嬰乎無越無踰
蠕然濡之無營無慮愧守俟煦為之君者易其化五帝主

之何以異育育之林舉一毫無趨也三代以降衆庶之情
缺變之俗其由數之億兆饜之周壯也君之者廣法制以
御之飾禮義以導之明賞罰以齊之然猶不能使下表夸
無益也臣聞聖人高明而道中庸者法常制定使人無加
踰于飾度猶恐其久而為弊即以日新之言以勸誨使不
為常也如其臨理有常制豪猾何致踰檢乎講習師受有
常學儒者何致廢墮乎黜陟幽明有常令列即何致干禁
乎車服室屋有常度工者何致媮巧乎易問先迷失道之
常也然照育之神不測者以其既弊于夕而能更興于晨
使其光日二新也伏惟陛下觀日新之道以張化源復何
有俗恬風靡積訛成蠹之患乎制策曰其擇官濟理也聽

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耻格不刑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煎無已臣恐鑠於所制也伏願陛下脩日新之德察善政之臣行尅己之令以拯其弊然後可以垂衣而化也制策曰故詔有司博延群彥佇啟也陛下如能用其道可以澤惠下土也如使理古可近者其在明禮樂仁讓也若使和氣克克者其本在和人心之邪愠在理之雅正也其理怫者衆氣雜其理明者衆以洽夫衆庶之情和平愠抑之氣吁而散之大空還會于風雲合于水土包聲于陶植之器每歲附陽陰而伏乘陽而昇衆庶之氣雜于陰陽陶于變化者由趨藁乎愠氣居于中則疾則悲則水潦敗抑氣居于中則悖則亢則螟蛾生

平氣居于中則序則得常得常則風雨節寒暑時和氣居于中則泰則有餘有餘則交讓於變化亟而為休寶流而為精神洋衍乎祥光沛熾乎佳澤臣故曰克和氣者在調人心也制策曰若至夷吾輕重之權孰輔于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于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冠平何務維此龜鏡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者夫廩畜之所賢者在乎賤入而貴出使人無所困饒於凶災傷勞於豐賤也夷吾之權微不可也從古已來西事戎者或辱于盟而困于嫁非有他由擾其鋒而侮其醜也及其所窘搏則啗物以其兵矣戎夷之生無以異也故聖王備而不搗也嚴尤之言亦可徵也自長慶寶曆己未金紫銀朱之佩盈

于朝逸于即國有紀何者今日布令明日而壞使人無所
守是以紀綱不振也且教令所以設備為防也綱紀所以
制物樞用也是皆虞患難拯困也人有赤子沉于水火者
為之父母必將奔往而拯之使免於苦及無為救者則必
坐悲而泣也為救之具必在長綆之鈞脩竿之挾乎有備
而防者父母之人也無具徒手者雖悲不信也今陛下之
赤子亦以困於是矣陛下亦將拯而免其苦乎今法制委
弛維綱不樞則是修竿長綆之鈞不為也陛下居于九重
臨于兆庶得無有坐悲泣望之恨乎臣竊為陛下惧不仁
之尤於後代也伏願陛下擇忠言以廣其明察智謨以周
於用一刑賞以信於令薄賦歛以息其勞慎禁奪以省其

犯審獄訟以愛其生如此水火之陷不牽於替瞞之俗矣
多濟之防充列于無患之朝矣若是又以為不理不康不
惠不仁非臣所知也謹附聖條陳寫上畧冒黷之罪臣何
敢逃謹對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長慶元年

皇帝若曰蓋聞舜禹之有天下也起于側微積德累勤多
歷年所盛聖人慮豈有遺哉然由好問察言勤求賢士蓋
以承桃之任重憂人之志深也况朕長於深宮涉道日淺
奉列聖之鴻緒撫萬寓之於人夙夜嚴恭不敢有懈實懼
燭理未究省躬未明所以詳求讜言以補不逮子大夫是
宜發所蘊蓄沃予虛懷當極意正詞勿有所隱昔王者之

政又臻于康泰霸國所立猶致于富强我國家提封溢於
三代酌憲兼于百王無堯湯之灾積祖宗之理而人未蕃
庶俗尚彫訛家無蓋藏公闡儲待卒乘之數貨弊之資統
而校之莫繼前代豈卒土生殖變於古欤將阜時政令戾
於今欤固已揣摩天究利病明徵未失之漸具陳興盛之
謨且文武兼學以成身仕農迭居以豐業故家給足以懋
本才周足以應時近古各循一端不相資用致令役事異
心難于成課民佚無守輕為惰遊指明共貫之方期合二
途之利求言代理期酌厥中施為或差得失斯速將修睦
勸善則在下難知將任數馭情則人心益偽思聞指要得
合誠明精別比周之情數詳忠厚之道知人則哲從古攸

慎九徵恐泥五事難精或望可服人而才非周物或言皆
詰理而行或乖方宜陳取舍之端用彰真偽之辨至於朝
廷之闕四方之弊詳延而至可得直書退有後言朕所不
取子大夫其勉之

對臣伏念目之包明其在昏夕之時則與盲者等及屬日
蒙先乃能寤玄黃披萬類傑智之才其處濁俗之中則為
愚者混非遭聖偶時安能樞陰陽育萬物其理一也盲者
雖蒙光莫能視愚者雖蒙聖莫能賢其理一也故舜禹翔
其光於上益稷之徒周其視於下其中縣白日而省離養
也三代以降君之先徵臣之智狹見其手而迷其足觀其
前而昧其後其由舉燭螢而臨庶目也今陛下神光洞天

鑒被幽塞猶懼理之未至故親省群言而臣瞽愚非能逾于智傑應陛下之清問臣以相與貢臣以賢良應詔微臣所冒非任當伏竄弃之尤不足以塞罪乃輒伏進所敢言臣伏讀曆問周視聖旨見階下思天災之病也臣愚以為皆由尚書六曹之本壞而致乎然也今請統而條指之曆問有念人倍之彫訛及于卒乘之數貨弊之資臣請以今之戶部兵部之壞舉之曆問有寸周於文武本固於士農臣請以禮部工部壞之舉之曆問有欲以辨行之真偽臣請以吏部之濫舉之曆問有以朝廷之闕臣請以刑部之失舉之曆問有四方之弊臣請以山東隴右之急奏之伏願陛下詳臣之言察臣之志無以臣微而忽其奏也臣聞

周設六官以統百辟立國八百其由綱之不絕於所制故也太宗龍興華魏晉之殘政修法度立中書設尚書六曹以序班文武以條系天下號令既布而萬方區矣愛其人若愛己之德保其黎庶若保幼子恐其有墜也故明四目以先其視指教其未見也達四聰以先其聽開喻其未聞也尊賢之言而為視聽視聽先張則黎庶不陷於災害而康泰矣後代雖有盜臣姦夫而終不患其凶由綱之不絕于所制也夫尚書六曹之設猶人之有六腑也耳目口鼻之樞系于元首手足之用關於肘膝其氣根血脉皆統于六腑苻而命之然後能動用夫其用者非和則眩夫人莫尊於首故足司其履指司其所執百體之司各勤其用

則首安其尊而不勞首之處自猶君之居上也百辟以位
則君委其尊而不勞明矣今尚書六曹外雖備其官而中
實繆今之俗凋訛者其由戶部之綱不理也昔戶部其在
開元最為治平當時西有甘涼六府之饒東有兩河之賦
仰給之卒不過四五帥其餘利殖所入盡與齊人四十年
間富庶滂洋之若是及一日上恃昇平之功相肆威驕之
很直言得死諛色或進轉掌之間清蹕巡于巴蜀矣今西
涼為虜兩河為兵盡開元天下之兵不過當今數郡之卒
勝衣之農而百徭出矣鞭役重繁不勝於籍權之不顧其
害刑之不問其深吞危衆多歆無凋訛不得也兵部之選
武士益繆矣武夫試射百天為重騎射次之騎戈亦次之

此武夫賦者之宜業也而真者百無一焉其餘盡買豪奸
之葦役者以待冒入奮戈戲馬者亦得中名則估肆富人
之子弟彼安能致武之所用顧欲占籍自恃以逭徭於鄉
閭耳而欲率乘貨弊之充強臣未見也今兩河之間至于
幽薊連屬西邊北邊而仰給之卒多於其土之齊人十九
在兵部者所操曾不能制一校尉而况紐其綱乎古者兵
農之一體也三時務農一時習兵故春耕而夏植秋藏而
冬講武誠願使兵部之網維根於古道之要兵部之令加
于將帥之臣則本久益大矣何率貨不充於古哉今禮部
之得進士最為清選而以綺言聲律之賦詩而擇之及中
為仕也則責之不通天下之大經與王公之重器今取之

至微而望之甚大其由擊陋任而望曲于詔復也今仕進之風益壞矣夫以陰詐為朴陽明為狂顧以武為汚矣而况兼學乎陛下何不令禮部之臣督其所業雜考其所能別人可化矣夫惟博大之士為能兼學耳夫持網舉維非博大之士不能也夫求博大之士非竭誠不能也故殷宗之竭誠于神之感于夢而得傳說周文之竭誠于氣之感于兆而得太公陛下如能用殷周之誠而求之何患用才之不至矣今工部之網之不舉其由百工之不條理焉且務於濫別能速壞惑于邪巧則多改作速壞相仍改作無已欲費使才費之不窮工力之不竭臣未見也夫堯之功與天比覆居於土階之上蔭於茅茨之下土簋而具

禹親勤水而卑宮室是二君者非不能極巧侈之端故處陋而無最蓋欲使天下之人自然而儉易也而周官百工之職一於六職之書詳矣其後昏君亂主未有不極遊觀之娛窮巧侈之樂恣羅紈之靡雖有生殖之衆不足充虞人之裁雖盡隴畝之農不足塞百工之役雖竭蠶蠅之勞不足給綺練之貢秦隋之末君不如此不足以隳宗社今仕家不著籍於鄉閭亦已矣則農夫唯恐他業之不容于趨也安肯顧其本而戀其本哉伏願陛下仰堯之聖敬畏秦隋之敗奢念漢之節儉凡在百工之用關於將作內作技同者必使統於工部以觀制作之度使勞費之怨不起於下人則堯聖禹明周規漢儉為陛下擇耳何止士農之

固業哉今吏部之補吏歲調官于千餘其試以偶文儷語
之書程以二百字為考之能否以定取捨。使其人真能
然尚何以補况十九皆偽人乎以是而求其實不可得也
且昆吾之利莫邪之才雖巧用不能離咫尺之木鷲鳥之
羅雖善掩者不能拘蚊蚋如使恢宏博大之士裁心鏤舌
於此辭而其道安可見乎陛下何不命群官立於朝者歲
各貢所知各以其所長試之各以其器任之不勝於任者
罪罔上闕其貢者罪散賢而洽聞者爵逾次禮部吏部以
時舉籍刑部督其不察如此則人。爭好賢人。務克已何
患乎真偽不可辨哉今朝廷之闕衆多其最闕者刑部刑
部之綱不舉其由賞罰之不信勅令迭降而相違故有行

之於今日而廢之於明日罪之於此而赦之於彼是謂慢
易詐欺之數耳欲無枉撓不可得也誠願斥其煩苛去其
相逾則人。易守難犯然後命儒賢究掌之不明於此者
不得為刑部之官無令猾賊之徒輕自重貨竊法以自弄
如此則清矣賞信刑果則遠罪修己之風序今非止於闕
蓋將病且痛矣夫病者其在皮膚則易也六腑尸繆氣非
所經而其體痛不亦危乎臣請以醫方之言論國之病伏
惟陛下察焉臣聞良醫之理痛也陳以奇方進以猛餌外
以針火導其血絡藥病相攻戰于其中及痛解病瘳六腑
亦憊於是竭良以林調德膳以味從而補之然後六腑平
百體正內強而外和矣夫近代之愚醫則不然必使病勝

而形羸不危其身者稀矣三公六曹國之六腑也果刑信
賞國六筋絡也九州百郡國之百體也四夷八蠻國之外
膚也驕荒淫異國之痼病也嘉謀長策國之奇方也強將
勁兵國之針火也禮樂法度國之德膳良藥也夫百骸具
於外六腑列於內相假而成生相致而動息本為一身也
及一腑失理容而不攻其久日大攻而不除其久為痼除
而不補其久復發為瘵難矣臣以為天寶胎痼始於一支
久而容之侵及百體幾危其刑玄宗肅宗除而不終痼反
興元德宗之時又無良臣可進內強之術而攻不就先皇
攻於除而不攻於補今乃復發于幽冀居國之左足又有
西戎之屬居于右掌之膚涉腕逾肘今已及肩何以知其

自掌而及肩也以安西至于涇隴一萬三千里其門嚴闔
重阻皆為戎有由此知其及肩也則王畿界戎無五里二
此肩之去喉能遠乎奈何容而不除也此皆發于中朝之
闕而流其病也若四方之敵莫若山東隴右之急莫若武
備之不至又請詳舉之夫聖人之母萬物必體天地之功
故以陽為文教極其光明也以陰為武備盡其肅厲也夫
陽盈則韜而陰藩之陰盈則復而陽濟之故能相理而不
亂五月陽盈使一陰居其間明正陰之有位而盜陰不生
故聖人目之脩武備至于十一月陰盈包將未之陽可大
可久也故外作雪霜以勵之恐僭陽之通也內密燠而養
之使其為文為光也故聖人因之求賢以為輔電凍霜雪

禁其煩蕪陰用也故聖人因之以正刑雷風為前驅蕩其所不通溫光從而舒之陽德也故聖人因之以文宥是以聖人之德文雖光而武備不去前年淮夷擣齊魯戒常山死幽燕歸臣未見制法有方法也而議者且以為兵可戢也遂用羸將守常山滯儒臨薊北不旋踵而賊氣復振矣伏願陛下慎動誠盈無傷陰之大候且行化而使人舉兵在立勢夫百斛之車百蹄之牛不能搖其轂如措之峻坂之上授之力者不盡數牛及轟然而遷則牛足之運不及輪奔矣此立勢之樞也今幽冀之兵其由病者之再病矣乘虛而強履獨有立勢而誅之立勢之急在於聚威於深據實力於滄定然後以趙魏臨常山環兵而攻之則冀馬

之蹤不望合於燕蹄矣以太原之師入薊丘則易水之東左臂不能傍連矣此拘燕囚冀之方也如其擣縱之法出於一時者則名將而用耳如其威不聚於急力不實于危雖有名將不能為也陛下見西制戎北制虜壁壘之勢盤運交錯兵甲之多賞勞之厚以為戎虜知畏此而不敢犯塞今以刑賞之不信也而戎臣以自入士卒虛名占籍者十五不啻日夜飛金壁走銀繒市言唯恐田園波地之不廣也審珥羽鈿之不侈也洞房綺闥之不遠也不如此不足以積怨勞卒及寇來則必固壁閉兵無敢出擊者如一日戎戈東及陛下將安倚乎今北虜猶憂猶已事嫁笑而西戎之虛盟安足信之不可無虞也夫人性有勇怯地形

有險易勇怯可以習制之以刑則亡怯樂之以利則亡怯借之以勢則亡怯假如陟險利強弩以遲重者據之平陸利騎戈以捷手健蹄者兼之此得勢而亡怯也今士卒之獲者得其馬牛羊雜畜及衣裝寶賂皆與之無令有奮奪此領利而亡怯也蒙兵失律者誅此畏刑而亡怯也如此而用勇備百矣臣嘗仕於邊又嘗與戎降人言自輪海已東神烏燉煌張掖酒泉東至于金城會寧東南至于上却清水凡五十六郡六鎮十五軍皆唐人子孫生為戎奴婢田牧種作或叢居城洛之間或散處野澤之中及霜露既降以為歲時必東望啼噓其感故國之思如此陛下能不念之臣意西戎今冬當逾河拒北虜明年必大入靈武

寇西城先擊監宥城能因此時詔寧隴邠涇及南梁皆會兵計事獨得_注以老弱留謹城其他少壯及騎士皆持裝佩蓋糗令邠寧_注原軍皆出平涼道彈箏邠寧軍北固空洞守蕭關涇原軍西遮木峽關鳳翔軍逾隴出上却因臨洮取鳳林南關南梁軍道鳳逾黃花因狄道會隴西得其利則擊因其牛羊足以供具各以輕騎入河蘭撫喻其遺人飛聲流勢延而益西敗故地盡可得也如此則王畿之內安有驚烽之虞哉臣固曰四方之敵莫若山東隴右今策臣之目曰直言極諫則言無所不直不懼於罪也若諫無不極者今百不盡臣之一二焉何者答問之所及或未利於國臣雖欲漏之而不辭則必欲言之臣不寤也嘗問之

所不及者當臣之言實有利於國臣雖欲奏之臣懼罪言
於非宜也而况短晷之晨奔光馳曜之下筆之條奏拘以
文陳乎臣所以憤懣之誠百不及于一二也豈無異日而
頌問哉伏惟陛下察焉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一

碑文 臨涇城碑

墓誌 僧靈祐塔銘

唐郭公墓誌

李氏墓誌

盧金蘭墓誌

表 劉薰蘭

臨涇城碑

題劉薰蘭表

涇原節度李常侍墓誌

故太平令李寰墓誌

韋氏墓誌

臨涇之築跡於邾此貞元年此為涇將德于軍中皆推
其公嘗從壯數百騎出捕野還白於帥曰臨涇地扼洛口
有洛川在涇州西其川絕饒利息蓄其西大野走戎道曠
此盡于臨涇

數百里其土乃流沙無能出水草當涉者盡疲即屯臨涇
為休養便地願以城控之可艱其來此出其傍一人謂帥
曰誠而此言有是也雖然公自念之公所以蒙殊恩大幸
子姪昆弟俱得不業而官者蓋以邊防未可制上心日夜
懸於此故厚公之事無所難今用此言則邊已固公安倚
耶雖戎不得越所趨而捕者復何以稱獲使上聞之亦且
輕所憂矣遂不從此計及帥死其校段祐代為帥歲餘此
又白曰昔天室時天下有兵為防者獨西戎矣而邊至王
畿尚萬有餘里其烽叫之驚東不遇燉煌張掖之間又有
嚴關重阻盤錯之固綿屬於其中迺者燕人反賊祿山史
其邊兵強壯悉會難咸陽東而西倮復為所攻盡亡美地

地今王畿之傍列為邊郡飛烽傳候昏曉之際必奏于帝
垣况未有可固今每秋戎入塞寇涇驅其井閭父子與馬
牛雜畜焚積聚殘廬室邊人耗盡而又以一方便宜委決
于將軍何以自塞夫臨涇之築於涇甚便前年此白於故
將軍不聽今日幸願將軍省計遂築城於臨涇以此都鎮
之自是戎無敢犯涇者元和初祐入覲因留宿衛後為帥
者惡此能強涇以手朽不任兵罷之八年余西道塞歷岐
隴而邊人無幼老盡能誦郭此之功故余悉著所論勤其
事於臨涇城

靈光寺僧靈祐塔銘

夏十一年

釋家之法以弟子嗣帥由于其事死送葬禮如父母由是

籍書贊記之常名而不姓今通氏言釋者必祖自佛派分
諸系於七祖各承其師之傳以為重望而律師光範者始
為童子時事師曰靈祐且滿歲師與其曹為狀喻之語而
律師侍側輒達其至既學伍年而通經記年及冠遂去髮
披褐言語應引則老緇不能對矣大曆中詔度始成僧儀
初居吳之嘉興空王寺其後緇衣男女相與誦其能於是
俱使授學更居靈光寺遂與其徒講贊微言百流會歸之
說自吳南北郡邑緇衣咸果受人自得若濡露然又著
會釋章句十五卷貞元十六年十月某日戒于其寺之居
僧年四十五壽年七十四遺言令其子弟曰當殯我寺之
居西園中其後四年門弟子相與成塔於其所元和中余

遊吳弟子明辯來求銘焉律師字楷其家本吳人其鄉里
存吳之崑山縣曾祖師利開府儀同三司食邑三百戶祖
亢亮於潛令父君卿彭澤丞母河東裴氏其子與明辯之
列凡六人皆童子受學是哀事之儀由子也作銘其詞曰
惟寂之門嗚呼已矣匪媿匪育孰後爾已能傳其心即繼
乃嗣以圖我銘以紀萬祀

涇原節度李常侍墓誌

府君諱某太尉武穆公光弼之少子也為人儉毅意氣祖
楷落自凶奴提其屬來入始為唐臣累遷至將軍贈司徒
武穆既壯當天寶末以平燕寇有功故公於提樞之間得
賜校書郎武穆薨公少無倚薛蕙訓憐之奏賜殿中丞後

從朔方軍事汾陽王於邠又從東平軍事李正己於淄青
正己恃公說之以善語雖不從然得重賜與馳歸即從宣
武軍司徒勉公使於京而賊希烈攻勉城拔公不得赴乃
從淮汝軍事奇舒曜于東都興元中行營為先軍得試將
作少監兼侍御史後從義成軍再事賈耽於滑得兼御史
中丞貞元九年入為左神策左將加都將元和初加御史
大夫二年出鎮同官四年加右散騎常侍遷宿州刺史七
年改安州刺史九年入為右羽林將軍十年春加左散騎
常寺拜節帥涇原既至聞士李前以食不暇而鬻子者皆
與贖歸之夏六月公疾發視政不能勤七月十二日薨行
年五十九贈工部尚書發御府粟帛命官即其家吊勞生

子男三人女七人長女適焦氏娶竇氏夫人生嗣子罕夫
人卒娶潭氏潭氏亦早卒公將葬使上兆兆言合葬不宜
罕從卜竟祔先將軍太尉之墓於華原其原乃用亞之為
誌以銘其所詞曰

惟漢都尉肇自其源居彼北方繼世不還乃公之祖始為
唐臣武穆嗣毅即我家勲帝念不忘公亦為藩乃葬王畿
北指華原嗚呼哀哉惟功與魂千古不泯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宮苑閑廐
使駙馬都尉郭公墓誌

府君諱某其先閩西鄭人也大父汾陽王始以戎勲著績
為朔方軍副使天寶末玄宗南巡巴蜀肅宗勞兵于靈武

乃率其義虜順夷合兵逐叛得為朔方軍節度既而二駕
還都拜為中書令統兵於外代宗初大戎飲馬昆明至於
御溝天子在陝又以擊逐之功益拜尚書令封汾陽王尊
稱尚父乃詔子曖尚昇平公主都尉主客督貲故長安中
名人文士自李端司空曙之徒咸遊其門賦詩席酒更日
而主生子男三人女二人長今為皇太后府君即其少子
初憲宗居邸時親臨主家納迎如禮及今上即位皇太后
昆弟皆寵錫尊官而府君最少益蒙隆念自邠州刺史入
為殿中監尚西河公主歲餘改宮苑閑廐使府君寬柔和
易不守剛決長慶二年七月五日暴疾卒于主家享年三
十七太后聞之驚悼悲哀使者自中宮出按問發疾之狀

月餘乃解以其年十二月十九日葬於京兆其原之上初
西河主前降吳興沈氏生子男一人及郭氏之喪無後而
以沈氏之嗣為之主辦卜葬有其主喪者使其家更牽馬
操槨至於揀陽即尉家曰尉之文記事有聞矣願得為之
銘以誌其壙於是與序勳興之事表于壙中云詞曰

河族崑崙命源惟長跋于神華其來決々影響邁會披華
吐章靈姻氣交鼓而興祥陶以精神涇為濃光保我國步
乃生汾陽在戶作扃橫天為梁息灾破難以藥疾瘡帝子
入室固知維綱孫為國母沙麓以昌少為姻臣謙寬汪々
祿而不壽哀彼中霜維其流慶與唐無疆

故太平令李寰墓誌

長慶元年故太平令李寰之喪其妻沈氏挈其稚嗣哭丐
於姻黨之門以事其殯事將具命其族亞之為銘以誌其
壙府君唐之裔也其先奉高祖入關定隋封定州刺史曾
祖承昕為鴻臚丞三生少運為激水令三生年為縣尉三
生府君世以宗廕調官卒無達顯貞元中沈氏始以外戚
隆貴而曾得為列卿掌太府乃以子女歸之府君府君貧
負其屈而家仰給為生元和中調為太子令卒於官舍親
黨語為善人多痛之銘曰
廓乎圓穹覆乎萬古之中賢者或塞而夸者或隆唯達識
不窮善人有終哀哉

沈恭軍故室李氏墓誌

漢孝武時匈奴累犯塞夫人之先為都尉出居延力戰且
陷遂與其部居胡中為貴落其後入唐為功臣世三以益
績顯至大父臨淮王光弼父尚書彙皆為帥長及父沒門
下客沈亞之請其屬以夫人歸於從祖之子曰稱師從祖
諱房當代宗時取良家配帝其姑以妃受選入宮生雍王
沈氏之先繼烈組冕顯于籍牒者皆由文學及德宗即位
追尊皇太后太后昆弟父祖既追封矣其子姪家蒙寵廢
遂以房為將軍執金吾冕為卿掌太府羽為駙馬都尉尚
長林主夫人既嫁三年而卒生子男未能視在元和十四
年正月六日具葬城南次于沈氏之隴作銘其詞曰
元葉雖榮速霜叢兮芳飈罹災延而眉兮韶妖之葩并刻

啓予觸烟喜露條委哀予玄金蒼磔安靜鑄予紅瓊海碧
包脆^危予嗚呼夫人曷而得支姑啼夫哀叢咽伊予姊弟酸
屑垂涎涕予悽風送魄罇生漪予黃壤圓隆絨若惟予明
能之魄來而安予無越違兮

韋嬭墓誌 四年春作

夫人姓王祖曰楚天寶中為吳王府司馬父曰新貞元中
為杭州文學李母河南姚氏來貞初婦夫人於京兆韋氏
夫人之婦年始十四已能成婦道年十八暴疾亡西之姊
乃夫人諸父之兄嫂也或謂姻家之喪必有躄亞之貧無
貨請以文易之故韋氏之喪沈氏得為銘誌
夫人之邦曰琅邪夫人之質多於容行多於和豈天不命

於壽不多耶實既命短可奈何已矣蓮湖之西靈山東趾
南極于江近十里五元和三年四月庚子而琅邪氏之骨
歸於是

盧金蘭墓誌 九年冬作

盧金蘭字昭華本亦良家子家長安中無昆弟有姊四人
其母以昭華父歿而生私憐之獨得縱所欲二學伎即令
從師舍歲餘為綠晉玉樹之舞故衣製大袂長裾作新眉
愁嚬頂鬢為娥叢小鬟白是而歸諸姊不為列笑因恚泣
謂其母曰今我不苛我不若從所當耳年自十五歸於沈
君二年從沈東南浮水行吳越之間從七年乃還都又二
年沈復東南而昭華留止京師不得隨病且逝從沈凡十

一年二十六生男一人女一人葬于南城尹村原之下
作銘其詞曰

野遼刺兮衆草羅生
颯鬱蒼子孰先
殞零綺顏奄忽
子辭金楹去何止
子歸無程芳藿
紅荃子昔所違
今銷亡兮不可再
馨魂魄歸來
子復此園塋

表劉薰蘭

劉薰蘭者洛陽中女子也字媯慕故居家時名鄭兒元和九年二十六房叔豹來求彈絃者其母以鄭兒入焉後以善咲得大悅曰更名薰蘭叔豹為人喜酒多廢薰蘭勉之曰某以孫稚蒙君曲娛之愛使得奉巾饋誠不足以正非是然而君之齒方壯且入足給幸病恙無有乃終日碌

自墮如即至力旦暮將何以拔之若終不更則親戚交朋視君若某皆猶之乎於是房叔豹蹶然自啓遂取古籍詩書併學之是歲余罷隴西舉來舍房氏始聞其語因嘉之遂為著篇以繼勸且古女有云女為悅己者容亦見其志也知薰蘭之能引媚其志歸於至理豈不知賢女之為容

題薰蘭表後南卓昭嗣

余所善房叔豹二好色得劉薰蘭最為嬖後即不復顧他色始余與房讌宴言薰无預故余得周視薰所舉凡為言雖尚才功乘戲以樂左右而往二甚正余獨恨對薰蘭凝視之移晷刻將有嘲述卒不能云二顧余才不足當語薰耳十年冬余友沈下蜀抵豹居下蜀誠才尤精為太史公

言一見其書果能備薰善時余貢於京師躬與張孝標美
喜言文并挑笑事因錄沈述來余知薰之色而待沈之才
才色兩相宜耶故復叙之以繫于沈左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一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二

行狀 為宿賓誤行狀

祭文 為韓尹祭韓令公文 祭李少尹文

祭同年胡公文 祭故室姚氏文

為人祭勝者文 劉巖夫哀文

祈雨文 郢州修明真齋

為漢中宿賓誤其故府君行狀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左金吾大將軍兼御
史大夫上柱國河南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賜紫金魚袋
贈太子少保柳公行狀

曾祖 諡 皇任陵州錄事參軍贈陵州刺史

祖 岑 皇贈秘書監
父 澤 皇太僕卿駙馬都尉贈司空

狀公諱晟其先河東人也肅宗時詔取儒賢配主其父以門葉中選拜太僕卿尚和政公主之及太僕繼喪而公年始十二孝聞宮嫔既去喪代宗隣之召養宮中令與皇子諸王俱受學故公得通籍中禁詔以吳大瓘為之師又以大瓘子通玄通微玄為助教令十日考學績勸所進乾元初除尚舍奉御得歸故却又詔吳大瓘通微通玄令就舍授學廣德中加檢校太常卿賜佩金魚及德宗即位以公故奉翊輦將欲加賜遷官未幾而屬車駕西狩矣公徒走會難奉天因泣奏曰臣願得尺詔持而東入都購具豪人

以為効德宗奇其忠賜詔如奏公於是備裝入賊軍中見賊偽將軍郭常左將軍張光晟公說曰陰盜之災魚鼈遊其墀壇即揚光赫明是革不知枯挂之地者公等寧能從其挂哉乃出詔示常等捧皆詔伏與誓約所歸未及期會樞籍宦臣朱旣昌陰以公之狀飛告此遂為此捕繫定死矣此詰二將詞不伏即徒於外獄稍寬之有頃賊兵累敗守吏益怠公因其其繫者十餘人謀相與脫其鋼髻而走之奉天德宗為之撫背流涕明日宸輿幸漢中公奉轡至南梁還拜原王府長史貞元六年改嘉王府長史歲餘翰林舍人吳通玄請死公為疏陳雪再進不得命公之季止公曰上方怒寧可為也公不聽公章卒三貢於是德宗寤

之謂公見義不回賜書罷勞竟靈通玄改澧州別駕十一年入為少將作求貞初遷大將作加朝請大夫起崇陵功以檢校左常侍居使內作封河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又加銀青光祿大夫起豐陵功賜上柱國元和初西蜀叛發岐隸邠涇朔方太原及山東六郡之卒皆屬長武君軍詔以南崇文討之既誅三蜀大因而漢中最險狹益不能賑輸所奉中朝以器用當濟遂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持節帥漢中始詔諸征蜀卒各還故部而獨以漢中卒三千人移戍梓州其卒以為始去父母鄉里既勞而歸及境乃不得見其閭亦以功自賴今則徙之謂若謫耳皆鋒奮食所引及援弓追中貴人時公行未及郡聞之遂疾驅倍

走往其所先勞之苦心勞已乃問曰君等何以而成功乎俱曰某等伐闢耳又問闢何以而得伐俱曰驕不受指於天子公曰君等既知闢以不受指而得伐又親滅之而得功又不受指耶今即不受指即受滅矣於是卒皆免胄匍匐遂從所彼歲餘入為大將作使匈奴先是戎相出視國使必自據偃以相辱傲公知之乃先謂曰聞君等皆以去信為強亡禮自大禮信不為誠不仁也何足奉吾國乎於是單于諸王貴人聞之愕然失恃皆莫能詞見則改容跪伏遂致天子之命約信成禮而歸拜金吾右將軍始得公居爵益封千五百戶加為大金吾九年加戶部尚書以大金吾為左將軍元和十三年三月九日歿享年六十九上

聞之一日廢聽奏詔命從官臨吊之贈賻粟帛贈太子少保公強辯多學讓下好問困危而致其節見義不顧其私輸公之急其從寮某門備得前行謹以所聞所見實錄于斯謹狀元和十四年七月十七日狀

為韓戶祭韓令公文

澤梁宋之戎郊涵雄渾於雲水陶沉毅與濃剗作毗之巨士綿將流于洪光鼓神濤之在己昔丞相之東征統梁城之千雉命賓余以掌檄縱救馬之遺美見公佩之橫晉冠衛旗於宋壘及夷門之節卧余奉歸於故里寧後者之無當顧狂埃以渤起司馬啖而賓徒烹血肉肆而為市何繼師之無作始公之功由是伏豺于神視遂清寧乎千里

聞君書於天閣帝嘉悅而忘耻嘗叙族以姪余謂同魚子康子言康樂於一方竟綿歷乎再紀康蓄粟以億計積有餘而流委捩甲馬之萬銜惟君王之所指撲淮童與齊臺猶烹冰以燻韋視燕趙之強侯若負坵之群蟻彼承風其如何聞當飯之遺匕及拄天而轍日信博壯之可倚逢諒闇之初晨遂踐祚而為治推轂于昇壇河橋于廊時息光被以湛稠仍分疆以及嗣遵徃年之來觀見差班于父子復河殃之不造遽相追而沒齒榮華之不道于修云乎已矣悼皇情以注想每凝旒而無宸錫秘物之必周余得命為臨視還壤屢而將駕導清笳而哀徵鑿卑志之繫恭顯降歎而省與嗚呼哀哉尚響

祭河南府李少尹文

維長慶四年五月十七日福建等州都團練副使沈亞之
謹遣郎吏李權奉酒肴之奠敬祭於故河南少尹李公之
尊靈夫哲智之達塞予繫其時之艱通故孔子厄而周公
通管遇齊而卒業賈遭漢而不終嗚呼哀哉古昔何思所
思惟時謨不我進綱不我維民不得濟道不得施雖富且
貴夫何用為夫子之道歿矣今將遺誰卷清明之特達歸
壤屢而藏之哀哉尚饗

祭胡同年文

維長慶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同年韓復張正謨龐嚴沈
亞之饑庶羞清酌之奠祭於故安定胡公之靈惟溫毅之

龍顏兮含朴謙而苞野工時言之便平詩兮闢風識於遠
雅同遭恩於昔年蒙擢身於長者念嘉歡之平生君何先
而捐舍痛彫華之誰疾予聞號之之雅寡省余奠之不道
兮促將征於前馬何決邁而無顧予豈樂居乎壤屢既啟
全而無尤君子美其終也哀哉尚饗

祭故室姚氏文

噫佳惠之淑敏承嚴明以信修既竚佩之有儀俟嘉人以
為仇豈位者以無當顧采贄以納予惟鄙夫之蓬塵帝阻
離以為尤始仕筆而閑塞俄自憂而涉秋誰未歸之須臾
遂省拜于東陬素幼弱之室處奉杖輿於修途值凝冰之
沂川乃築居以捨舟念姻嫁之以時負重鈞於薄軀可困

蹇之多淹，汨歲序之忽周。誤聞恙於中閨，言迅轡於皇都。及鄭洛之郊，承函言於來書。悼追悲之莫及，聲失慟以咽。呼目虛疑，而直想容髮。鬚之在眸，舉椒桂之觴。感百年之永乖，纜總帷之撫臆。非彷徨于故居，惟靈魂之昭。省余心之勞劬。

為人祭勝者文

六年春作

念昔勝者容華不常，喜顏如春。酣葩之芳，燿乎將然。擘乎為光，偏然去步如矧。洋洋萃然，素裾如鳶。下翔佳言如酒，和入中腸。情如蚕絲，繚不可央。惟我所當，遂栖

余末為余馨香，自始於今。六謝冰霜，總云就莫。言歸壠首，道既已隔。淹不可久，嗚呼哀哉。尚饗。

劉巖夫哀文

秀才劉巖夫，父沒不勝喪。余弔而作詞以哀之，其詞曰：號呼空憑，暗嗚。予一溢不入百體，痛予休泉。竭目髮根枯，兮脆黃催亂如霜。蕪兮形若龍，骸骨膚兮悲占六腑。神無居兮魂魄恹，客四隅兮去依風雲。將君踈兮待地，之赴幽都。予生成果克，李意舒兮厚姻。薄養世有諸子，俗澁且廣。無誰詠兮清魂，佳字赫表圖兮。鼎設海陸，備肴俎兮。吳梅狄酪，決濃腴兮。逢果錯實，態味殊兮。酣若類視，若珠兮。香津桂醞，蟻沉浮兮。綠盃既發，有罇盃兮。醪醴百味，君安。須兮惟君之嘗，恣所如兮。三爵與洗，祝延呼兮。為君

祈雨文祠漢武帝

維長慶三年正月己巳揆陽尉沈垂之承命於大京兆以
歲旱用軋肉清醪恭祀于漢武皇帝神之祠下因巫人以
達其祝語嗚呼陰陽水旱其司唯神五行六氣神得而均
如愆且灾神何為仁惟神昔帝漢日何祥不臻雍熙滂洋
甘露騏驎人荷其澤亦仰如春氣配高明歿而為神居滿
必誅居抑必申今者獻陽始歲亢而為屯草木蔽萌寒脉
沉津不蒸不洩逾于十旬雨師慢傲尸不賓潛深驕高
枯此下人風伯囂戲歎陶濃塵潰為凝霾全若頽雲鴻混
突渤上蒙無垠掩蔽光明以垢春晨彼風伯雨師皆神所
司處位不職荒投不祇神假之權使之用為上帝如怒其

殃孰罹神明胡不督其稽察其欺壞法者戮後期者宥然
後春陽蒸雲雨膏以時蒞生有涯農力有施今官庶併誠
虔于祠集宮室鼓舞彈吹神其聽之無敢苟期

鄧州脩明真齋詞

大唐大和五年歲次辛

十月五日己卯明真大齋主朝

請大夫守鄧州刺史李詳與謫臣郎客將吏等仰首稽首
再啟詞于虛無自然元始天尊無極大道太上老君即靈
衆仙咸俟畢降蕩乎混元始精泮瀉涵奧薰蒸為氣形
生于聲衆動既品隨而有名清濃薄厚四氣之營乃岐乃
陌折其混并衆動壽量道居清濃覆人為大啟悟為明拒
惡為壘護善為扃居惡如何耻燕面黥居善如何陽然懷



